近代法國小說集(上)

東方文庫第七十六種

東商

近代法國小說集(上)

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刊物

Modern French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再版

▣（東方文庫）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閩縣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目次

父母之心……缶友著（一）
塞根先生的山羊……杜德著（五）
知事下鄉……杜德著（一五）
哥力爾師傅的秘密……杜德著（二三）
渡船……杜德著（三三）
房屋出賣……杜德著（四一）
皇家的聖誕節……高貝著（四九）
舊制服……高貝著（五七）
路易金幣……高貝著（七三）
作家傳略（附錄）……（八一）

父母之心

缶友著
謝冠生譯

一個寒天的晚上，火爐內隱約地剩些殘炭，他們倆圍坐爐子會議；我呢，假作睡着，悉心聽他們的談話。我父親先開口道：

『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對於他的事？』

『唉！上帝可不是嗎？這……這……這何等不造化！』這是我母親包著淚發出的答案。

『吾想他可以學一個鐘表師，這到是正經的。』

『但是費得很。』

『那末小木匠，怎麼樣？』

『這好像過於長久些。』

『那末泥作，如何？』

『啊！這豈非太勞嗎！』

『那末鞋匠？』

『那更加下流了！』

說到這裏，會議的口氣變更了：我母親首先發議，我父親做一個反對者。

『照我的意思，還勿如叫他去跟那個裁縫；那裁縫，是我們的朋友，他一定能够好好兒教他，而且我們所費，也很有限。』

『啊！裁縫這是女子的飯碗呀！要不然，除非那些殘廢的人或者不得已會去幹這個勾當。』

『那末，那貨郎兒，你說怎樣？』

『這未免太惹人笑而且，還有個先決問題，我們可有什麼力量，去批發那些貨呢？』

『如今也無用再說了！佛郎沙，這委實是我們的大錯，不把他好好兒培植。他實在很好學，照他這樣上去，也許可以當一位律師哩！』

盼望我成一個律師，這是我母親惟一的，無上的野心。

『律師！這是什麼東西？』

『律師嗎？這好像那推收所裏的先生們；但是，還要強，……還要強得多……』

『我可憐的娘子，你不要在那裏發癡呀！有什麼人曾經見過，一個工匠的孩子，會變成一位推收所裏的先生？』

『爲什麼沒有？你看，拿破崙當初的時候，不過是個小隊長，後來他居然做了皇帝！』

『啊！小隊長，那到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想，不見得這就是做皇帝做律師的路

罷！可是無論如何，總應該有個決定。你看，他一天長似一天地，在家裏閒蕩，一樣要用要喫，你的收入又是如此不豐富，長此下去不必說他的將來，就是我們的現狀，你想，可有什麼妙法，能夠維持不敝呢？』

於是那些憂愁而疑惑的問題，又重新一個一個地，……提出……討論……辨難……

塞根先生的山羊

杜德著
謝冠生譯

塞根先生從養山羊以來，一向就不造化。而且總逃不出一個老調，就是咬斷了繩子，一溜煙跑到山上，送到狼的嘴巴裏。無論他們的主人翁怎樣溫存他們；山上的狼，怎樣可怕；却絲毫不發生效力。這眞可說是獨立不羈的山羊，能彀澈底了解解放自由的眞義的了！

勇敢的塞根先生，不曾懂得他們的性質，所以免不了有些掃興，他說：

『如今好了！我和他們，總是沒有緣，而今而後，再也不想畜羊了。』

可是他的心肝，仍舊沒有冷。他雖然在相同的狀況裏，接連失了六頭山羊；不多

幾時，重新買到一頭第七的。

講到這第七頭山羊的相貌，那眞是美麗極了！他有兩隻慈祥的眼睛，幾根下級軍官模樣的鬚，四隻漆黑而有光輝的蹄子，一對斑文的角，還有那嫩茸茸的白毛，覆在身上，好像披著一領白裘。至於他的性情呢，更加不必說，是很和氣，很馴良。幾時主人來撫弄他，或者來擠他的乳，他總是恭恭敬敬的，伏著伺候主人。做山羊的居然也有這般知趣，眞可希罕啊！……

塞根先生，鑒於前幾次的失敗，這一次，不消說是加倍的當心。他把他的寄宿舍，遷到自己屋子的隔壁，四周圍以籬笆，籬笆上面，再圍以野薔薇花。並且在草地中間，植了一根木樁，用許多的繩子，把他牢牢繫住。還要一歇弗停的跑去看他，問問他安不安。這樣的山羊，誰也不說他是好福氣！

『如今好了！居然也會把我碰到一個有緣的。』

塞根先生心裏這樣想。

那知道，他所想的，仍舊不對。他那頭山羊，仍舊免不了要使他淘氣。

有一天，那山羊呆呆的望着一座山，自言自語道：『這些繩子，眞是討厭，使我的項頸，摩擦得發痛。假使我能彀脫離這個東西，跑到那上面的石南科草地上去打一個虎跳，何等快活！何等幸福！……一天到晚，伏在一個籬笆圈裏喫草，這樣的待遇，爲那些驢子們牛兒們，固然是好的；至於做山羊的，實在不應該如此……他們祇應該在世界上活動。』

從此以後，他對於籬笆圈裏的草，總覺得淡而無味。於是他的身體，就一天天的瘦下去，他的乳，也一天稀似一天。他總是帶着繩子，昂着頭，朝着山的方向，出神的望。有時候也許放開鼻孔，發出一種悽慘的聲音：『咪！』……

塞根先生未始不知道他的山羊，這幾天有點兒不舒徐；可是他總沒有理會到他的病源。一天早晨，他照例跑去擠奶，那山羊忽然回轉頭來，操着方言，和他開談判了：

『我要對不起你了，塞根先生，請你讓我到山上去。』

『啊！天乎！想不到他也是老調！』

塞根先生用極詫異極失望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一面說，一面就倒在草地上坐着。

『怎麼白郎鴿，你要離開我！』

白郎鴿答道：

『正是，塞根先生。』

『可是這裏的草料委屈你不成？』

『惡否！塞根先生。』

『恐怕你的繩子繫得太緊，你可願意我把你放寬點？』

『這倒不妨，塞根先生。』

『那末，請你說，你究竟要什麼？你願意怎樣？』

『我願意到山上去塞根先生。』

『但是，不幸得很，你沒有知道，那山上有狼……幾時他來了，請問你怎樣辦？』

『我有的是角，塞根先生。』

『你的角，但能夠使狼看得發笑。……你知道，去年我們這裏，不是有一個老勒那嗎？他的身子，何等偉大，何等強壯，他那副粗暴的神氣，好像一頭野牛；但是他和那山上的狼，血戰一夜……到明朝，還弗是葬在狼的肚子裏。』

『惜哉！勒那……但是這都不打緊，塞根先生，我祇要求你讓我到山上去。』

『這眞氣數！難道我再要放一頭山羊去餵狼嗎？……否，否……我一定要救你，雖然逆你的意思，你這個蠢東西！你也許會用老法子，咬你的繩子，如今我不客氣了，要把你永遠關在一個牢裏。』

塞根先生講完了這話，就把他的山羊，牽到一處墨黑的牢裏，隨手把牢門緊緊閉住。惜乎，他竟忘記了一扇窗子，等他一轉背，那小東西就立刻不見了……

這白羊兒跑到山上，登時覺得別有一個天地：那些老橄樹，出奇的獻出他的美麗；那些栗樹，垂着首叉出枒枝來撫摩他；那些金色的蛾形植物，沿着他所經的路程，預先開着花等候，並且盡量的發出香氣；總而言之，凡是山上的東西，無論是一草一木，沒有一個不是對了他竭誠歡迎，如同歡迎一位年輕的王后。

你想這個時候，我們的白郎鴿，是何等有福氣！

什麼繩子，什麼椿子，誰也不能拘束他，他願意跳舞，就跳舞，願意喫什麼草，就喫什麼草，……這雖然也叫做草，但是和那籬笆圈裏的，實在是大不相同。既然很長，很嫩，很適口，包含着很多的滋漿，而且還有整百整千的種類可以供他的選擇。……

他肚子裏，喫得半飽，就臥倒在落葉和栗子堆裏，翻了一個身……忽然之間，又掙了起來，攻着頭向前亂奔，忽然登峯，忽而下坂，忽而高，忽而低，差不多遊徧了全山，……雖然有人要說，塞根先生已經有過了六頭山羊，在這山上；但是他却一點

不在意。

臨了他還跳了一條浜。在這光景裏，他因爲身子上濺了些水泡，就跑到一塊高原上去曝日。……他蹲在那高原上，向下一望，望見了塞根先生的屋子，和屋後的籬笆，他笑得幾乎落下淚來。他說：

『何等樣小，這個東西！我眞不懂，我從前爲什麽有這樣大的本領，能够在這裏頭住？』

這是何等自命！這時候他自己揣度自己的身子，至少總有一個世界模樣大……

簡單講一句：他度這一天的光陰，眞是再暢快也沒有。

倏忽之間，來了幾陣涼風，回頭望那座山，漸漸裏變了紫色，……夜了！……那小羊兒眼看這個光景，着實喫了一驚，他嚷道：

『這樣快！

再往下看那山脚的村落，好像沉沒在濃霧裏。那塞根先生的籬笆，早就不見了；只剩出他屋子上的幾片瓦，和一些隱約的炊煙。停了一會兒，那山下忽然響着一個鈴兒，是牧童用來召集牛羊的，他聽了這道聲音，使他全部的靈魂，都起了不安……一忽兒，又來了一頭歸巢的老鷹，張着翼子，在他的身上掠過，因此使他聯想起那狼的問題，登時打了一個寒噤……同時候又有一個喇叭的聲音，從山下送到山上；這是多情的塞根先生，最後一次的零丁……白郎鴿一面在山上，聽那『呼呼』的聲音，疑心是狼叫；一面又在山下的喇叭筒裏，聽那『歸來！歸來！』的呼聲；弄得他心旌搖搖不定。其實他也着實想回去，不過追憶起那些椿子，繩子籬笆們，好像還有點宿怨，所以轉面一忖，又起了猶豫。

那個喇叭不響了。……

白郎鴿忽然在他的背後，聽得一陣落葉的聲息，回頭一看，正對着一雙黑溜溜的眼睛……不好了，狼來了！

這位狼大哥很氣概很鎮靜的樣兒端坐在那山羊的後背喉嚨裏不住的嚥涎兩隻眼睛巴巴的向前望。他計算得很精明，這塊羊肉總飛不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一點用不了着急。那白郎鴿回轉頭去，他就向他獰笑了一笑：

『哈！哈！你這個塞根先生的小羊兒！』

他說完了這句話，就把他那個大而且紅的舌頭，拖出在嘴唇邊沿。

白郎鴿這一嚇非同小可，險些兒嚇得不省人事……停了一會，他忽然又記起那老勒那血戰到天明的歷史，他自己想，還弗如馬上任他喫了，倒覺得乾淨；……再想想，又似乎不妥，於是就決定和他宣戰，俯下了頭，豎起了角，一直的往前衝，表明他是怎樣勇敢的一個塞根先生的山羊……他並不是要立志去殺狼，——他知道山羊是向來不殺狼的，——他所要的，祇是和那老勒那較一個高低……

何等勇武，我們這位可敬的山羊！……在下並不說誑：他曾經六次攻退那狼大哥，使他不得不退出戰線，去換一口氣。這這當兒，他自己就回頭去咬那些親愛的

草，含着一個滿嘴，又回頭來迎敵……這一夜的星光出落得分外燦爛，他一面用心打仗，一面還時時留心看那天上的顏色，他說：

『你看！不到天明，我總不罷休！』

他們倆一個使角，一個使牙齒，兩下裏一上一下，足足的交上了幾百合……看那東方的角子上，已經隱約露出些灰白的亮光，……還有那啞嗓的雄雞，也遠遠地在那裏叫。

『好了！』

那可憐的羊兒，知道他最後的時辰到了！他喊了這句話，立刻和着他的一件白裘，倒在地上，這白裘上面，還染了許多鮮紅的血……

於是那狼大哥就老實不客氣，跳到他的身上，把他喫了。

知事下鄉

杜德著
謝冠生譯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馭者導前，僕從隨後，一輛知事衙門的四輪輕車，威風凜凜地，一直奔向共阿非的地方勸業會去。因爲這一天，是個大大的紀念日，不比等閒，所以知事先生，打扮的分外莊嚴。你看他身披繡花的禮服，頭頂摺疊的小冠，褲子兩旁，貼著銀色的徽帶，連著一把嵌螺鈿柄的指揮刀，閃閃地在那裏發光，……在他的膝上，還安着一個皮面印花的大護書。知事先生端坐在四輪車內，面上堆着些愁容，目不轉睛地只管向那護書出神。

知事先生，面上堆着些愁容，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護書出神；他一路想，幾時他

到了那共阿非，見了那共阿非的百姓們，總免不了要有一番漂亮而動聽的演說：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知事先生，把這兩句話，周而復始地，足足念了二十餘次：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可是總生不出下文。

這兩句話的下文，差不多斷絕了……四輪車內的空氣，熱的至於不可當！……那共阿非道上的灰塵，在正午的太陽光線底下，興會淋漓地跳舞，甚至於對面的人，都被他障了……那道旁的樹林，一齊遮着白灰，只聽得整千整萬的蟬聲，遙遙地在那裏互相問答……知事先生，正在納悶的當兒，忽然之間，抬頭一望，瞥見了一叢小的檔樹林，在那山坡的脚下，招展着樹枝，笑嘻嘻地歡迎他。

一叢小的檔樹林，招展着樹枝，在那裏歡迎他，好像說：

『快來，快來，知事先生，你不是要籌備演說嗎？那末何弗請到我們這樹林下來，包管你要強得多……』

知事先生居然中了他的誘惑了他一面把他的意思吩咐給僕人們一面就從四輪車裏跳了下來，逕自走進那小的樹林裏去籌備他的演說。

在那小的樹林裏，有成羣的鳥兒在頭上唱歌；有紫堇花在旁邊發香；還有那無數的清泉在草地上流……他們瞧見知事先生和他一條這樣體面的褲子，一個皮面印花的護書，登時大起恐慌。那些鳥兒們一齊停止了唱歌；那泉兒也不敢再作聲了；那紫堇花們更是急的抵着頭向地下亂躲……這些小東西們自從出世以來，從沒有見過一個縣知事，在這光景裏大家都私下地互相猜度這樣體面的褲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

在一叢茂盛的葉子底下，聚集了一種極細微的聲音，大家都在那裏互相猜度，這樣體面的褲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知事先生，對於如此寂靜而清涼的樹林，心裏着實賞識。他撩起了衣裳，摘下了帽子，在一塊小樹脚的草地上，舒舒徐徐地坐下；隨手把他的皮面印花的護書，張開了放在膝上，又向那護書裏

面，抽出一張四六開的大紙。

『這竟是一位美術家呀！』那秀眼鳥先開口說。

『否，否』接着說的是一隻鶯鳥，『這那裏會是美術家，你不看見他褲子上的徽帶嗎？照我看來十有七八，還是一位貴族哩。』

『十有七八，是一位貴族哩。』那鶯鳥把自己的主張，重新覆了一遍。

『也不是美術家，也不是貴族，』一隻老黃鶯搶着來打斷他們倆的辨論，他曾經在那知事衙門的花園裏，足足唱了一個春天的歌……『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個縣知事呀。』

這時候那些細微的語聲，不知不覺地漸漸地放縱起來了：

『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

一會兒，那紫堇花發問道：

『他可含有什麼惡意？』

『一點兒沒有』那老黃鶯兒接着答覆

因爲有了這老黃鶯兒的保險，於是那些鳥兒們，重新一個個地，去恢復他的唱歌；那些泉兒們，照常在草地上，汩汩地流；那些紫堇花們，也依舊放着膽去發他們的香氣；好像那知事先生沒有在那裏一般……

在這喧譁而又恬靜的中間，知事先生，又起了念頭，要繼續去籌備他的演說了：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用一種極有禮貌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

不料霎時之間，從背後來了一陣笑聲，把他的文思，又打斷了。知事先生回頭看時，只見一隻黃綠色的啄木鳥，歇在他的帽子頂上，嬉皮癩臉地，向着他笑。知事先生，把肩胛一聳，露出不屑睬他的意思，剛想回轉頭來，繼續去籌劃他的大演說；那知道那啄木鳥很不知趣，他笑的不算數，索性大聲地喊將起來：

『這又何苦來！』

『怎麼這又何苦來！』知事先生，氣噓噓地漲紅了臉，一面隨手做個手勢趕開那頑皮的畜生；一面加上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的本行：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加了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的本行。

但是事有不巧，那啄木鳥方面的交涉，剛才結束，這裏一叢小弱的紫堇花們，覷着知事先生意思撩亂的當兒，也一齊翹起了他們的梗兒枝兒，和着一種甜而且軟的語氣，到他的面前來獻殷懃了：

『知事先生，你可覺得香嗎？』

於是一唱百和，那些泉兒們，登時就在他的脚下，潺潺地奏起一種文雅的音樂；那些秀眼鳥兒，也在他頭頂的樹枝上，使盡畢生的本領，唱出一闋怪美麗的調子，

來給他聽其餘樹林周圍上下左右一切的東西沒有一個不是效尤着全體一致地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的起草。

那樹林周圍的東西，全體一致地，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的起草……知事先生，鼻觀裏薰醉了香味；耳朵裏充滿了歌聲；他未始沒有意思，想擺脫這些妖媚的蠱惑，可是他辦不到了。他偃仰在草地上，徐徐解去他華美的裝飾，把他已成的演說，艾艾……艾艾地，重頭又述了兩三回：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諸位先生，諸位同事……』

哥力爾師傅的秘密

杜德著
高眞常譯

佛郎沙馬馬依是個玩笛的老年者；他不時到我這裏來，喝杯燒酒，談談講講，就一同度過了長夜。前晚，他對我講幾十年前，村裏一個動人的小故事；我這麼坊倒是個證人呢。他的敍事，使我發生感觸，我想照他那麼說的，向諸君重述一遍。

暫時閱者諸君，只當坐在一壺香酒前，是那老玩笛的對你們談說。

先生，我們這鄉，不是個常像現時這般冷靜無彩的地方。從前此地有批磨工大買賣，十里方圓，村莊的人送麥來給我磨……村鎮周圍小山上，都給風帆蓋滿，由左到右，只見些風帆在松梢上旋轉；一羣騾子馱着袋，在道旁升的升降的降。全禮

拜裏，聽見上面的鞭聲，帆布格格的聲，同副磨工的"Dia huel"的呼聲，直使人心花怒開……每當禮拜日，我們一羣一羣的上磨坊去。在那上面，磨工們就買些香葡萄。女磨工們帶着花紗的圍巾，同黃金十字架，美麗得似皇后一般。我將笛子帶着，大衆就攜手跳舞，直跳到天色大黑。你不見這些磨坊，是我們鄉村的快樂同財源！

不幸那住巴黎的法國人，主張在Tarascon路邊，設立個又華麗又鮮奇的蒸汽造粉廠。大衆慣將麥兒送到粉廠，這些可憐的磨坊就沒工作了。他們還想支撐一時，蒸汽竟是得勝。唉！他們一家一家的不得不閉了門……人就不見小騾子來了……美麗的女磨工們賣脫他們黃金十字架……也不見香葡萄了！也沒有攜手蹈舞了！……西北風雖是嗚嗚吹着，風帆可却不動……一天，縣裏忽然叫人將這些破椽打平，就在那兒種了些葡萄同橄欖樹。

在這瓦解之中，倒有一座磨坊站住，竟敢捋廠工的虎鬚，在他泥墩上，奮勇的繼

續旋轉。這是哥力爾師傅的磨坊，這時我們正在裏面談說。

哥力爾師傅是個老磨工，從六十年前，就在麥粉裏討生活；對他的職業向來是憤懣不滿的。從造粉廠建設後，他竟同瘋狂一般。接連八天，人見他在村鎮裏奔跑，煽動身邊的人，盡力的喊說，人要用汽廠的麥粉來毒鄉下人。他說：

『你們別上那邊去；這班狗盜的，用蒸汽來造麵包，蒸汽是魔鬼的發明；至於我用西北風同北風來工作，風是天主的呼吸……』

他能像這樣尋出一堆好話，來讚揚風磨，但是沒人聽他的。老人氣得非同小可，就自己閉在磨坊裏，像困獸般的過日子，連一個小孫女維味德，他也不願留在身邊；她是個十五歲的小女孩，從父母過後，只有祖父在這世上了。這小可憐蟲不得不自謀生活。她隨便在村鎮，一莊一莊的傭工；替人收穫養蠶，或是採橄欖。她祖父倒似極疼這女孩，他常冒着猛烈的太陽光，走四里路程，到她工作莊裏去望她；在她身邊時，他直朝她望着哭咧……。

鄉人的意思，以爲老磨工爲着慳吝，將維味德趕出去；讓他的孫女一村一莊的流落，冒着惡人強暴的險，受着年輕人的窘迫，實在於他毫無光彩。還有一件事，人也很不以爲然：如哥力爾這樣有名的人，現在脚兒赤着，帽兒洞了，衣服破得稀爛，往街上走動，眞像個無賴……每當禮拜的一天，我們見他上教堂來，我們——老頭們——替他羞愧。哥力爾也十分覺得，所以從不敢來坐在工人櫈上。他常躲在壁角，近那聖水缸兒，同窮人在一塊兒。

哥力爾師傅生平却有幾件事不明。村裏久已沒人給他送麥，他磨坊的風帆，却常旋轉得同前一般快……晚上，人在路上遇見老磨工，趕着他馱大袋麥粉的騾子。鄉人們就向他喊道：

『晚安，哥力爾師傅！磨工常興旺嗎？』

老人莊聲答道：

『好極，孩兒們，謝天，工作倒不缺乏。』

人要問他從那兒得到這些工作，他用一指放在吻唇上，莊嚴的答道：

『莫聲響我爲輸運出口工作……』

人從不能再知道得多些了。

至於要將鼻子往他磨坊裏鑽，那可更不用想了，就是小維味德自己，也不得進去。

由前面走過，就見他門常關上，大風帆常動着，老騾兒在吃露臺上的草；一隻又大又瘦的貓兒，在窗口上曬太陽，向人刁猾似的望着。

這些全覺着鬼鬼祟祟，使人多饒點舌。各人照自己的見解，議論哥力爾的祕密，謠言大概說：在這磨坊裏，金錢袋兒比麥粉袋兒還多咧。

到後也全就揭明了，請看怎樣：

我吹笛讓少年輩蹈舞，一天就查出我的老大同維味德成了一對情人。我實無甚不歡，因爲哥力爾的名望，在我家裏是很貴重的；而且我喜見這美麗的小雀似

的維味德在我家裏跳躍。但是這兩個情人常有機會聚在一起，怕有甚意外，我願立將事情商妥，就上磨坊去，同他祖父說了幾句……哎！老妖精！看他怎樣接待我！我無法使他開門，由鑰洞裏半全不全的，向他解說理由；我講的時候，還有這瘦大貓兒，在我頭上呼得同魔鬼一般。老人不讓我有時刻講完，不良的向我喊說，叫我去吹我的笛。倘是我要緊替孩兒成家，儘可去求廠工的女孩……想能聽見這種壞話，那得不教我的血向頭上直冲！我却有一番見識，自己制住，拋下這老狂人在磨爿裏，回去向孩兒們訴我的不幸……這一對可憐的羔羊，直是不信。他們倆求我恩准一同上磨坊，向祖父說去……我沒勇力推却，噗的！一雙情人去了。

他們方到上面，哥力爾師傅恰巧已出去。門是牢牢鎖上。老人去時，却將梯子忘在外面。小孩們立刻存心由窗口進去，看看這出名磨坊裏有甚東西……怪事！磨爿屋子是空的……一袋兒一粒兒的麥也沒有；牆壁上，蛛網上，一些粉屑也沒有……連這炸碎麥珠，又好又熱，使磨坊放出香氣的，也嗅不到……軸木蓋滿灰塵，

瘦大貓兒睡在上面。

下面一間，也是同樣荒棄窮困的光景。一張壞床，幾件敝衣，梯板上一塊麵包，牆角邊有三四口破袋兒，流出石灰同白泥。這就是哥力爾師傅的祕密！晚上拿着石灰袋在街路上遊行，叫人信他在磨麥，來救磨坊的名譽……可憐的磨坊！可矜的哥力爾！造粉廠早將他們的工作奪去。風帆常轉動，磨爿却空空旋轉咧。

孩兒們含着眼淚回來，向我訴說他們的所見。聽了，直使我心疼……一分鐘也不浪費，我奔到鄰舍們家去，兩句話，就向他們說明情由，我們商定立將家存穀麥送到哥力爾磨坊去……一約定，就實行。全鎮就動身了，我們帶一隊馱麥的騾子到上面，——這却是純粹的麥！

磨坊大開……哥力爾師傅坐在門前一口石灰袋上，兩手抱着頭哭咧。他回來後才查出：當他出去時，有人鑽進他的家裏，將他可哀的祕密揭破了。他說：『可憐我！現在只有死罷……磨坊的名譽損壞了。』他就嗚嗚咽咽哭得傷心，用種種的

名叫他的磨坊，同向眞人說話一般。

這時騾子到了露臺，我們大衆一齊大喊，如同在磨工興盛時候：

『噲！磨兒……噲！哥力爾師傅！』

袋兒就在門前堆起，赭色好穀粒，四方八面的散落在地上……

哥力爾師傅張開大眼，將麥抓些在皺掌裏，一面笑一面哭的說道：

『這是麥兒！……天主爺爺！……純粹的麥兒！……讓我，我看看。』

他卽就轉身向我們：

『哎！我早知你們回來向我……這班廠工全是竊賊。』

我們要背他往村鎭遊街。

『不，不，孩兒們；萬事之先，該讓我磨坊吃些……想呀！許久一點東西也沒放在他牙底！』

當這穀粒壓碎時，細細的麥塵飛上天花板去。我們見這可憐老頭，左奔右跑的，

穿開口袋守着磨刂我們眼裏全裝滿了淚。

這是件我們應盡的公義：從那天起，我們從不讓老磨工缺少工作。後來，一天早晨，哥力爾棄世了，我們最後磨坊的風帆停了，這次是永遠的了……哥力爾死後，無人承繼他。你要怎樣先生……這世上件件有了盡頭。風磨正如同Rhône河上的大船，古時議事院，大花的短衫，都已失了時罷。

渡船

杜德著
翟毅夫譯

戰爭以前，這兒有一道懸橋跨過這條河，同着兩個高大的白石碼頭，還有那塗着煤膠的繩索，從這岸到那岸跨過水平線上，現出一種凌空的景緻，使來往的船舶和氣球增美不少。從那半月形的橋下，每天有兩次如線似的船隻，煙霧瀰漫的經過。兩邊岸上，看見那浣衣女的划船和連環似的小漁艇。

一條白楊垂蔭的大路直通橋頭，一片草地，猶如一張綠幕，一陣陣的微風從河邊吹撲過來。好一片媚人的風景。

但是今年什麼風景都變了。白楊仍是立着，但是不能直通橋頭，因爲橋已沒有

了。兩個碼頭俱已轟壞，石屑碎片分散得到處皆是。石頭仍是臥在那兒。那間小小的納稅室，半已毀於礮火，呈出一種毀餘堡柵的景象。繩索與鐵線爲水浸濕。橋上的平台，陷入沙泥，水流其上，看看好像一隻大破船，頂上掛了一張紅旗警告水手；所有杏菌的儲積，斷草與破板，都堆在這兒，猶如一個堤堰，洄漩不已。天邊一條雲縫，一個張開的傷口宣告災殃。使這個景緻更爲悽慘的，便是那直通橋頭的白楊俱已葉落了，那鮮豔成球的白楊全被樹蟲蠶食殆盡。因爲樹木也是一樣的遭殃，樹枝上看不見一根嫩芽，樹也砍斷了，葉也凋零了。經過這條荒涼無用的大道，無數的白蝴蝶慢慢的飄過。

在橋未修理前，附近有一條渡船。是很大的木筏，上頭可以載馬呀，車呀，耕獸呀，農具呀，還有那水牛轉動他的溫和的眼向流水觀望。獸類與器具全放在木筏的中部；至於兩頭，全是各種的行人，如同鄉下人，到村上進學校的小孩子，以及那因假出遊的巴黎人等等。綴帶與面網在馬繩旁邊飛揚。這木筏上一羣人或竟不幸

舟沉落水這條船慢慢的前行。

過杏茵這條水路似乎比以前長了，河也似乎比以前寬得多，因爲破橋的毀物擱在前面，所以那限制住兩岸的水平線遂不得不漸漸的澎漲了。

那天早晨我到渡口很早。岸上還沒有一人，撐渡人的小家，一輛舊篷車，停在那濕的沙泥上，門仍關着。從霧中看去蒸氣下滴不止。小孩子在裏頭咳嗽。

『喂——尤金！』

『來了，來了！』撐渡人喊道；他慢慢的走向前來。他是一個最好的撐渡人，還是年青，上次大戰他在礮隊裏當兵，後因患風濕症腿跛出伍，腿上着了一下鎗彈，面上盡是傷痕。他看見我的時候面現笑容。

『今天早晨船上很空呀，先生！』

現在只有我一人在渡船上，在他解纜以前來了好幾個行人。最前頭來的是一個強健銳眼的農婦，上高貝爾的市場去的，每隻臂上荷了一個籃子，使得她身子

直起，走起路來更爲穩健。她的後頭，還有幾個人影，在霧中看不大清楚，雖然他們的聲音是可以聽見的。中間有一個婦人的聲音，很溫柔又像哭泣似的。

『唉，夏新羅先生，我求你，不要逼迫我們太甚。你也知道他現在也有工作了。稍等些時候他一定會還你。他不過求你這一點。』

『我已經給他很多時候了；我等得太久了。』一個老農的聲音回答。從沒齒的雙顎吐出字來全都含糊不清，音調亦極殘忍。『現在州長應當解決這件事。他可以爲所欲爲。喂——尤金！』

這時，我看見岸上來了個魁偉的老人，披一件粗布的外套，戴一頂高而又新的絲帽。這個形容憔悴的農夫，同着多結的指節，穿一身紳士的衣服，更形得鄙惡不堪。『固執不通』的神氣形於外表，一個鷹嘴式的鼻子活像一個印地安人，箝夾的嘴脣，惡意現在面上，這一付凶象頗與夏新羅的名字恰合。

『來，尤金，快一點，』他說，向渡船走來，他的聲音怒得打顫。農婦已經離他很近，

擇渡人說道：『什麼事呀，夏新羅老伯？』

『呵！就是你呀，白蘭西！不要再和我說這件事。我怒極了。討飯的馬西黎！』他以手指着一個瘦小的黑影，一路啼哭沿着大路走去。

『他們做了什麼事，這樣的使你動怒？』

『他們做了什麼事？他欠我四季的租金，除了我的葡萄收成以外，未見過他一文。我現在把他交給州長，他總有法子懲治這個惡漢。』

『但是馬西黎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或者他不能還你也不能算是他的罪過。好多人家因爲打仗鬧得一敗塗地呢。』

老農大怒。

『他是一個傻子！他可以和普魯士人做些買賣，但是他不去做，他不從普魯士人到的那天，他就將飯店歇閉，除下招牌。別的咖啡館裏他們打仗的時候做得很好的買賣，而他獨一文不賣。他寧可因爲傲慢而下獄。他是一個傻子，我告訴你。爲

什麼他要多管不干自己的事？他也是一個軍人麼？他所應做的事只是供給酒食與客人而已。那麼他或可還我的賬，這個無賴！哼！我將教訓他怎樣去愛國！』

他怒氣蓬蓬，在外套裏動個不息，猶如輕衫的鄉人扮演丑角的神氣。

在他接下說的時候，農婦的一雙亮眼睛，初尚有憐惜馬西黎的意思，漸變爲殘忍侮慢的樣子了。她自己也是一個農人，對於那些見機不取的人當然是不表同情。最初她說，『做人妻的是最爲難』，過了一會她又說，『是的，一點不錯，一個人不應當見機不取。』她的結語是，『你是對的，老人欠人家錢是應當還的。』夏新羅咬着牙齒說了又說：——

『他是一個傻子！他是一個傻子！』

撐渡人，靜聽他們二人說話，雖然他自己忙着以竿推筏前行，覺得現在應當說幾句話。

『不要太殘忍了，夏新羅老伯；把他送到州長那裏去於你何益？使這些苦人破

產你有什麼好處？稍等一等，你就忍耐下去了。』

老人陡如受擊，轉身向着他。

『是的，我教訓你說，你一個——無用的東西！你是其中的一人——愛國的人！那也不羞恥嗎？五個孩子而身無分文，但他覺得放鎗很有意思，也沒人強迫他去做；請問你吧，先生，』（我相信這個惡漢是向我說）『這事情究於我等何益？就如他吧，他得到什麼？他面受礮傷失掉自己一個好位置。現在你看他，住在一個四面透風的洞中，他的孩子因此致病，他的妻子終日傴着身體洗衣。他是否也是一個傻子？』

撑渡人的眼內怒氣如火。我看他面部的傷痕都深了，漸變白了，但是他能自制，盡在他的竿上出氣，有一次撑時用力過度，幾乎將竿扭斷。他再多講一句話他的飯碗恐怕不保，因爲夏新羅是當地一個土豪。他是城市公會的會員。

房屋出賣

杜德 著
霍毅夫 譯

一個結構粗陋的木門，園子裏的泥同門外地上的沙還是照舊的攪和在一起，門上掛了一張招牌已經很久了，在夏天的日下很少搖動，但是秋風一起牌子也就扭動，『房屋出賣』！好像是說這是一間空洞無人的房屋，靜寂深深的將他圍住。

但是裏頭却有人住。一縷玉環似的青煙從牆上一個磚砌的煙囪悠悠上冒，表示裏頭有人居住——看那稀微的火煙就知一定是憂鬱孤獨的一種人。經過鬆輭的大門板可以看見空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東西似乎是宣告拍買的聲音，但是裏頭只是整齊的場地，四圍的熱氣，濆水池旁的水壺，和那靠在小屋旁邊的農

具。這不過是斜坡上一間農舍，一架小小的樓梯支住了他，樓梯搭在靠樹蔭一邊的樓上，樓下面朝南方。旁邊看去很像養蜂的暖房。玻璃片沿途堆積起來，空的花盆顛亂無序，還有溫和的白沙地上，立着一排一排的香葉草和馬鞭草。除了三株大樹蔭，以外全園曝於烈日之下。許多成牆的果樹同着扇形的鐵絲柱直立日下，因收採果子之故，樹葉快已脫盡。還有那楊莓的花壇，豌豆藤支得好好的；在這個環境中間，四圍全是秩序與安詳，一個頭戴草帽的老人整天在那兒走來走去，一清早便忙着澆花，剪葉，清理四邊。

老人一個鄰居都不認識。除了餅師的車子而外，他從不招待一人，此車每天停在村中各家的門口。有時，有人想在半山中找一個多果樹的地方，做成一個可愛的果樹園，一旦看見這塊招牌停住按鈴。

第一次，屋內闃若無聞。按第二次鈴的時候，聽見一雙木鞋聲從園的最遠一頭慢慢的走近，這個老人帶怒的半開着門。

『你要什麼』

『這個房子是賣的麼』？

『是的，』老人回說，很用氣力。『是的，這房子是出賣的，但是我可得先告訴你，價錢可是太高；』他的手放在門上，預備關門並且阻住大門。他的眼睛強迫你走開，眼裏表示出怒意；他仍在那兒，像一條龍似的看守着他的菜地和他的小小的土院。許多顧客仍走他的原路，自問何以此人瘋狂如此，他既掛起出賣的招牌，又做出神氣，好像他的房子永不出賣似的。

裏頭的祕密我明白了。有一天我從這個小屋經過，聽見裏頭熱誠討論的聲音：

『那一定得賣掉，爸爸，那一定得賣掉。你答應的。』

又聽見老人的顫巍巍的聲音：

『但是，孩子們，除了出賣我也並無他求。看呀！我沒掛出一個招牌嗎？』

我才知道便是他的兒子和媳婦，巴黎的商人，他們強迫他賣去這塊心愛之地。

爲什麼緣故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一定的：他們查出事情進行得太慢；從那日起他們每逢星期日都來和這不幸的老人麻煩，求他堅守前諾。在那個寂靜的聖日，全地球上忙了一個禮拜後，大家休息的時候，我總聽見一陣人聲從路上滾滾而來。這些商人談着辯着，猶如與人交易一般，從他們尖銳的聲音中說出來的『錢』字發出一種擲鐵環的鏘鏘之聲。到了晚上，他又要告辭，老人略送他們幾步急忙轉回，歡歡喜喜的關上大門，又可以享一星期的安靜。屋裏又要靜寂七天的工夫。在這小小的日曬的花園中，除掉重步踏在沙土上的聲音，和犂耙耕的聲音，以外別無所聞。

一個一個的星期過去，老人受迫益甚。商人想盡種種方法，甚至把小孩子帶來欺騙他。

『你知道吧，祖父？房子賣掉了你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大家一齊快活。』室隅只聽見竊竊的私語。道上便是無止境的徘徊，還有那高聲的推算。有一次我

聽見有一個女兒說

『這間破房子還值不到一百個「蘇斯」（幣名）只有看着他倒吧。』

老人靜聽無言。他們談到他，當他死去一般，談到這間房子，當他已經倒塌了似的。他走來走去，灣着身子，滿眼的熱淚，忘不了那一條樹枝應當修刈，那一個果子應當小心，很明瞭的表示出他的生命已經在這塊地栽下深根，他再也無法將他拔出。無論他們向他說些什麼，他總是『退避三舍』。到了夏天，成熟的果子吐出這一季的新氣，當紅的櫻桃和黑的蔓莫成熟的時候，他就說：

『我們一定要等到這季收成。在那以後我即刻就將他賣去。』

但是在收成以後，櫻桃節季過去的時候，又來了梨子，以後又是葡萄，葡萄以後又要預備收穫美艷的棕色枸杞差不多快到下雪的時候了。以後冬天來了。鄉下枯悶乏味，花園內也毫無所有。沒有過路人，沒有顧客。商人們星期日也不來了。三個月的時光預備耕種，修刈果樹，那無用的招牌被風吹雨打的前後搖曳不已。

到後來，他的孩子們不耐煩了，以爲老人有意拒絕顧客，他們遂取最後之一步。留一個媳婦長期住在這裏——一個嬌小的店主婦，每天早晨打扮得俏極了，滿面的春風，保存了一種人工的美，養成商人習見的諂媚。這一條大路似乎都歸她管了。她將門大開，高聲的談話，對着每個行人嫣然而笑，似乎是說：

『請進。你看見了沒有這間房子是出賣呀？』

可憐的老人不能再延期了。有時，他想法忘記她在這兒，仍去掘他的園地，從新耕犂一道。猶如將死之人，想出種種方法去欺騙他的恐懼，但是所有的時候這位店主婦總是跟在後面凌辱他：『呸！那有什麼好處？——你盡爲旁人找苦吃！』

他從來不回答她，還是很固執的去做他的工作。要是他一人在花園裏，他或者覺得這個園子已經半非己有，他一定想法忘其所失；所以他不讓一根樹葉落在路上，也不許一個好吃的人站在玫瑰花叢的中間。

不久顧客也不臨門了。戰爭正在進行，婦人守在大開的門口也是無用，她的眼

睛和靄可親向街上望着她只見一堆一堆的傢具走過沒有別的東西只有灰塵打進大門。一天一天的，婦人的性情更刻薄了。巴黎的買賣又急需她去，我聽見她向着她的公公咒罵不已，對着他發氣，關起門來總是砰然一聲。老人彎着腰一聲不作，但是看看漸漸上爬的豌豆，和那原地不動的招牌『房屋出賣！』藉以自慰。

那一年，我到鄉下去，得見這間房子，但是奇怪哪！招牌也不在那兒了。撕破，發霉的告白還掛在牆上，但是已無用了！房子已經賣掉。舊有的灰色大門變爲一個新油的綠門，同着一個張開棱角，和一個小洞，從那兒可以內窺花園。舊日的果園已烏有，只見那一處處的花牀，草地，和小瀑布，門口一個搖來搖去的大鐵球反照着園內的全景。從球上的反光照出場地的兩旁沿着美艷的花牀，還有兩個大小相等的人形；一個是魁偉，紅面的人，汗出如雨，坐在一把粗椅上頭；那一個是高大的婦人，拿着一把水壺飛舞自如，口裏聲嘶力竭的喊道：

『鳳仙花上我已經澆了十四壺水了。』

他們家住在裏頭，欄柵換了，小小的房子，煥然一新，油味還可聞到，一架鋼琴正彈着各種跳舞的調兒。這種跳舞的音樂在路上可以聽見，使人不得不傾耳靜聽，那種七月天氣的厚塵，和那奇花肥婦的表現，這種家常的樂趣寸裂我的心腸。我想到可憐的老人常常走來走去，自在平安的樣子。我在巴黎看見過他，頭帶了一頂草帽；我似乎看見這個曲背的老人在一家舖子裏走來走去，疲倦，畏縮，淚容滿面的樣子，而他的媳婦，新舖的主人，售屋得來的金錢，在手中錚錚作響。

皇家的聖誕節

高貝著
謝冠生譯

一八一一年聖誕節的前一夜，時候已經十點鐘了；拿破崙纔起頭在兜勒利宮裏，辦理他的軍國大事。

蠟燭臺上許多白蠟燭的光，被一個金屬的罩罩住了，只照了一張寫字檯。檯子之外，只剩那照相架的框，帷幔的纓絡，和那椅子靠手上所鑲的兩個獅子頭，還隱約露些金光；其餘滿間屋裏，都是黑沉沉的，裝著一種森嚴的氣象。

法國的主人翁，一個人坐在這裏，差不多過了兩個鐘頭。他只管俯倒他碩大的頭顱，伏在那綠羊皮裝訂的軍事地圖上。這頭顱裏面，盛滿了一大團的火藥線，還

有種種天亶的思想，因此非但長得很大，而且分量也是很重；那個重量，和他心裏所要囊括的宇宙，正是相等。

這時候檯子上正揭著一張亞細亞圖，皇帝用他的一隻勁健而且柔軟的手，在一條穿過波斯以達於印度斯坦的路上，點來點去。

『一點不錯！印度從陸路上去麼？有什麼不可以？』他的海軍，既然不濟了，自然只好打從陸路上去。不久你就會看見，在那些萬綠蔭翳的棕櫚樹林底下，有許多金閃閃的老鷹徽章，和無數明晃晃的槍頭刀，一路照耀着，破竹似的，一直殺進那英國人的中心。這時候，他非但兼有那凱撒大帝嘉祿大帝的勳名；就是那亞歷山大帝的成績，也要被他一個人包羅了。數年以前，在尼羅河裏，已經映了一個騎駱駝的將軍，這時候，你還能夠在恆河的旁邊，碰到一個騎保呂斯大象的胖皇帝哩。（保呂斯是一個被亞歷山大帝征服的印度王）那些人頭獅身的怪物，他在埃及國裏，已經見過不少；這時候，他還要到那十臂朝天的妙莊嚴世尊像下，去問他終

身的休咎哩。於是那些紫銅色的大漢都一隊隊跑來伏着聽他的號令那些滿頭珍寶的拉柴（印度貴族的稱謂）也都攙雜在他的侍從隊裏，供他的奔走。『歐羅巴的皇帝兼亞細亞的蘇丹！』這一個空前的徽號，居然被他未來的神道碑，開天闢地似的第一次享用。

『橫堵裏忽然生出一塊無邊無岸的俄羅斯，好不掃興！』

但是這又何難？他既然不願意和亞歷山大（俄皇）作那些無謂的周旋，那麼打他一陣敗仗，就完了。想到這裏，皇帝的一隻纖纖玉手，就發風似的，去翻他一本綠薄面的大册子。他馬上看見他的大軍，已經進到尼門河（俄羅斯一條大河）了；那些俄羅斯北方的諸侯，正是預備着倒戈相向，要想扈從他去東征呢。

『歐羅巴的皇帝！亞細亞的蘇丹！』這個報酬，對於他的懷抱，他的本領，他想想一點沒有過分。

假使創了這樣的大業，沒有一個守成人，也是一件憾事，那個馬基頓王國，就是

很現成的榜樣；但是他，却無須慮此，因爲在這年的三月二十日，他已經得了太子了。想到這裏，皇帝的天顏，不禁微微的霽了一霽。

『叮！噹！……叮！噹！……』

咦！這是什麼聲音，半夜三更，竟會渡到海樣深的皇宮裏來？而且刮耳朵得很，好像那門簾上所繡的金蜂，一齊鼓著翅，在耳朵邊嗡嗡嗡嗡的叫。皇帝側着頭聽了半晌，聽出是一種銅器的聲音。

『哦，知道了，……原來是耶穌聖誕，……子時彌撒！』

這時候教堂裏的鐘聲，差不多塡滿了巴黎一城。這些鐘，都是蒲拿巴（就是拿破崙）做國務總理的時候，所重修的。他每次得勝回來，總是借着這許多鐘聲，當他的凱奏。在好幾個月以前，羅馬王（拿破崙太子的封號）誕生的日子，爲報答上天的洪恩起見，這些鐘，更是響得起勁。好像那位天老爺，也曉得當今的皇帝，是個大英雄，特地賜他一個貴子，來湊他的趣似的。

『叮噹！叮噹！……叮噹！……』

皇帝靜聽這聖誕的鐘聲，不禁觸起他微時的感喟。他記得做孩子的時候，有一天，從亞日西教堂裏，做完了子時彌撒，跟着他一家人，回到一所破敗的老屋裏，大衆圍聚着，喫那栗子的半夜點心。這種情景，雖然隔了許多年，還是宛在目前。但是如今他的兒子，是怎麼樣了？一個神聖文武皇帝，做他的父親；一個奧大利的亞喜杜，（奧國公主的稱謂）做他的母親；自己是個羅馬王，而且還是個候補的世界主人翁；那些栗子點心的滋味，在他的一生，總歸不會再有機會嘗了。

『叮噹！叮噹！……叮噹！……』

他儘管這樣想，那外面的鐘聲，也儘管衝著半夜的寒氣，響個不了。……忽然起了個念頭，要去看太子了。雙手一拍，那地毯底下，立刻開了一頭祕密門，一個士耳其衞兵，從這門裏，鑽了起來，執著一隻蠟燭臺，引導皇帝，穿過彎曲的迴廊，一口氣奔到那東宮裏來。那些乳娘保姆們，都從睡夢裏驚醒，皇帝一一遣開，只賸他一個

人，立在那太子的搖牀面前。

那時候，太子睡得正酣，一個預備要戴皇冕的頭，傾斜着枕頭裏，一半陷了下去；一雙盈盈玉雪的小手，伸出在被窩外面，錯落着；一身白紗的襁褓上，絡着絳色的大綬，出落的分外奪目，好像爲將來血流成河的預兆似的。

拿破崙一面出神的看，一面非非的想。……他想，那滿朝的糾糾武夫，袞袞大臣，和那些雅各牝來耆西（都是當時法國的政黨）平時好不威風，只碰到這個小兒，就免不了在他的搖牀面前，誠惶誠恐的鞠躬致敬！……他想，他現在的小掌裏，已經捧了一個聖伯多祿城，不消幾時，那沙漠似的俄羅斯，寶庫似的印度，也要接二連三的獻上來，做他的玩具！……他想，他出世到今，只有幾個月工夫，就頂了一個赫赫威嚴的羅馬王的頭銜，恐怕再過幾個月，那些梅革（阿拉伯的市府）的愛彌兒，倍拿來（印度的市府）的拉柴，都免不了要在那羅馬王兩個字上，重重疊疊的加上去了！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他儘管這樣想，那外面的鐘聲，也是儘管這樣響。他聽見這些鐘聲，如同聽見他的馬隊，礮隊，輜重隊，在日耳曼到波蘭的那條冰雪道上，風馳電掣的進行。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他愈想愈出奇，連外面的鐘聲，也充耳不聞了。——但是他總沒有想到那倍來錫拿的雪！他總沒有想到那滑鐵盧的惠靈頓！他總沒有想到那愛來納島上的一塊崖石！他總沒有想到那潑老梅得神，（希臘神話中一個妖怪被上帝幽禁在海島上）正在海上等他的駕臨！他總沒有想到，那秋天的夕陽，照在奧國匈勃蠻公園中的時候，有一個容顏枯槁，而且堆著滿面愁容的少年，身穿白色的制服，胸口掛一塊奧國的令牌，走一步，咳一步，在那些落葉堆裏，踱來踱去！（這就是後來的羅馬王）

他所想的，只是那子孫帝王萬世的基業；只是代那些未來的歷史家打算盤，對

於他萬歲之後，應該加怎樣一個謚法？神話中的英雄嗎？……新馬爾斯神（戰神）嗎？……太陽的神（統攝星球的意思）嗎？……

『叮噹！……叮噹！……』

那些教堂的鐘聲，仍舊續續的響著，替一個木匠的孩子做壽。這個孩子，從來沒有打過一躺勝仗，從來沒有流過人家一點的血，却安安穩穩做那世界的主人翁，到這個時候，已經一千八百多年了。

舊制服

高貝著
高眞常譯

當我在陸軍部充調遣員的時候，同一個名若望味達的做朋友，兼做同房同事；——他是個退伍士官，——在意大利那場戰事，他把左手送掉，還剩下右手——輸糧官的美手——他用着來寫古形的，圓碩的，篆式的好書法；一筆的畫個小鳥兒，在他署名下面。

這味達是個可重的人！一個又正直又完全的老軍人的模範。雖然他年紀不過四十歲；幾根希罕的白毛，顯在他老軍人式，淺褐色的鬍鬚裏；在公事房中，我們全稱他做老味達，這不是爲親狎的緣故，却存些敬重的心。因爲我們知他一生榮潔

忠誠；那邊，在 Grenelle 的賤值的小房裏，他却收養一個孀居寡姊，同一班小孩；用他乾枯的預算表，來支持這個小世界；就是他的勳章費，養老金，同一些薪俸。三千法郎養了五個人口！無論如何，老味達的外套——左袖空洞，挂在第三鈕上的外套，——却常刷得乾乾淨淨，彷彿預備閱操一般。

我那時也住在巴黎南郊，回家時候，常同老味達一塊兒走，由陸軍學校近傍穿過；一面津津有味的，迫他談些戰場上的逸事。

有幾次，當那怪熱的夏天晚上，我就請他喝杯茴香酒——這是老味達爲節省起見，自己不肯享受的福氣；——我們就在 Motte-Picquet 大路，士官咖啡館前面，歇下半個多鐘。那時，這退伍士官已變成一個賢慧的家長，早把海量失却了；有時帶着醉態，離開棹子；我就包管，在其餘的路上，聽得些有趣的戰時故典。

一晚，我同老味達喝了兩杯茴香酒，正向 Grenelle 大街走着，他驟然在一個軍人古玩店前面站住，——這種古玩店，在這區裏，是很多的，——這是一個又齷齪

又黑暗的店兒。玻璃窗裏安排着些上銹的手銃，滿裝鈕子的木盤，退色的紅金肩章；在那汚穢齷齪的破布堆前，掛着幾件給風雨弄爛，日光侵蝕的士官舊制服；但是身體的架格，肩膀的幅式，倒還仍在。

味達用他的獨手，一把抓住我的臂膀，拿他帶醉的眼，向我望着，舉起斷臂，指着一件破衣；——一件非洲士官的制服，同着千縐百摺的裳兒；三條金線，在袖上盤了個『8』字式。——對我說：『看罷，這是件我那一旅裏的軍服……一件大佐的制服。』

他走近仔細察看，見了鈕上刻的號數，就欣然興起，往下說道：

『這是我那一隊……一等輕裝兵！』

老味達的手，——已經抓住舊制服的裳兒，——突然停止，臉色變成晦暗，嘴唇也顫動了；他低下眼，睛帶點驚惶的聲氣，喃喃說道：

『天呀！這也許就是他的！』

他很命一下，把制服轉過，我就能看見在背中呢布裏一個小圓洞兒——一個鎗彈洞兒，——洞邊圍着汚穢，一定是些陳血；這不能說話的洞兒，直使人又可怕又可憐，同一個傷口一樣。

老咪達立刻放下衣服，低着頭，急急忙忙的重新走路，我對他說：

『噫！噫！這才是個怪疤兒咧！』

我預先料到有個典故，就加幾句話撩他說：

『平常輕裝兵大佐，是不用背來受鎗彈的。』

但他彷彿不曾聽見似的，一面咬着鬚兒，一面含糊的說道：『怎會落在這兒來？Melegnano 戰場同 Grenelle 大街隔得老遠呢……是的，我早知有這些跟隨大軍的黑鬼，這班剝掠尸首的……不過爲甚巧巧落在這裏，距陸軍學校兩步，近着他那聯隊駐紮的地方？……他該由此經過，該認識得……哎！這才像喊冤鬼！』

我好奇心大發，把住他臂膀說道：

『嗜老味達你別要在悶葫蘆裏賣藥到底這穿洞的制服觸動了你什麼紀念』

我想要是沒有那兩杯茴香酒，就一點也別想聽見；因爲我這一問，他不信用似的，看我一眼，好像有些害怕似的。突然，像是把定了個大決心，他簡略的向我說道：

* * * *

那麼，好的，我同你講這事……你是個有見識，又老誠的少年，我信任你；說完之後，你老老實實的，把手放在良心上，告訴我，像我那般行爲，是否可以原諒的。……從何說起呢？……唉！我先不能向你提他的名姓，因他還活着；我用我們在聯隊裏，替他題的綽號稱他；……渴鬼，我們叫他做渴鬼，他也沒虛頂這個混名；他到正午時，必定要喝一打好酒，……他做第四師第二聯的隊長，我是個輸糧兵，他同我一起行走，……好一個兵士，一個良好兵士……醉鬼，搶賊，蠻狠好鬬，又有非洲一切的壞習慣，……但他却勇敢的同鎗刀一般，帶著一付又藍又冷的眼，好像鋼鐵一般；看他硝斑的臉兒，同他褐色的鬍子，就知他是不好對付的。我到駐營時，渴鬼正

當假滿，他設法延長了三天，帶着四五個同伴，到 Alger 最下流的地方去；坐在車裏，車外挂著一面三色旗，旗上寫著：『這是不能歷久的！』

人把他抬回營裏，頭上受了一刀；他在一個 Mauresque 女兒家裏，同人爭鬬；混亂之中，她肚上吃了一脚，就死去了。

渴鬼醫好之後，受了十五天的監禁，人把他袖章革去。這是第二次了，要沒這種不正當的舉動，渴鬼，却是中等社會人物，受過教育的，早就升做士官……所以自從有了 Mauresque 那回事，人就把他袖章革去，過了年半以後，我正升做輸糧長，他靠著大佐的寬恩，已經重新得回袖章；這大佐是個老非洲，曾見他在 Kabylie 打仗的。

不道這老大佐升了少將，人就給我們換了一個二十八歲的大佐，一個哥斯人，名叫蔣地爾——一個纔出學校，又沉靜又多奢望的少年；——人說他是很有才幹，但他對職務十分認眞，待人也極苛刻。鎗銃上有點銹跡，脚袢上缺個鈕子，他就

罰你八天警房而且他還未在 Algerie 當過差，一點也不容無紀律同瞎搗亂將地爾大佐立刻就看上了渴鬼，他也把大佐當做眼中釘。這是勢所必然的。他晚號時，一次不到，就是整整的八天；一回喝醉，就是十五天。當這又小又禍的大佐，帶着像猫兒生氣的鬍子，挺得筆直，懲罰他的時候，一面乾聲的加着說道：

『我的寶寶！我早就知你是那種人才，我纔把你壓倒。』

渴鬼一句話也不回答，安然往警房方面走去；大佐要是能看見，這隊長頭一轉，臉就氣得火一般紅，可怕的眼睛發出怨恨的閃光；也就要心平氣靜些咧。

就在這當兒，法皇向奧國宣戰，人把我們運送到意大利去……這兒我不述甚戰事，直往實事上說罷……Melegnano 戰事的前一夜，——當知我就在此次失掉手臂，——我們駐紮在一個小村裏；散隊之前，大佐對我們略略演說了幾句，——他是理正辭直，——叫我們記住：現在是住在友邦，爲保全我們的名譽起見，當正正經經恪守規律；誰要鬧罪了本地的居民，就要嚴罰重懲，拿來做榜樣。他正在

演說，渴鬼，在我身旁——他從早起就喝了半鑪，有些眩暈——輕輕抬起肩膀，做出不屑的樣子。幸虧大佐不曾看見。

半夜之中，我突然驚醒。我正睡在村莊院裏，急從草堆跳起；月光之下，我見一羣同伴同一夥鄉人，在狠如獅子的渴鬼手裏，爭搶一個胸衣破露，頭髮披散的美女。她正喊求聖母同天堂諸聖呢。我急忙奔過去，想助她一臂之力；那蔣地爾大佐，比我先到一步。閃的一眼，——這哥斯人眞有一付長官的眼——他把渴鬼嚇的倒退；用幾句意大利話，把這 Combarde 女兒安慰了一番；他回來立在罪人面前，一隻顫抖的手指，在渴鬼的鼻下指着，對他說道：

『像你這種無恥的人，立該鎗斃，我一經會見少將，你的袖章又掉了，這可是末次咧……明天定有戰事，你想法死在戰場上罷。』

大衆重新安歇。大佐說的，到很確實。天一微亮——這回可是礮聲把我們驚醒——我們就拿起鎗械，排好隊伍；渴鬼——我從未見他一雙碧眼，那般凶狠——

排列在我的身旁。大衆就往前開行。我們該將那些用礮在Melegnano村駐守的敵軍趕出。向前，開步走！還走不上三里，嘸！拉奧國機關鎗，早望著我們隊裏直穿，約莫有十五個人倒在地上了。長官們——正等放鎗號令——就命我們伏在麥穗裏，等着射擊；長官們自然立得筆直；我包你，那大佐是雄赳赳直挺挺的。我們半跪在麥穗裏，直望那離開一箭地的礮隊射擊。彷彿突然有人用肘推我，回頭一看，却見渴鬼對我望着，撇着嘴唇，露出一派奸滑的氣像；他一面上藥彈，頭一點，指着大佐向我說：

『你看清大佐嗎？』

我一面向離開我們二十來步立住的長官身上，溜了一眼；一面答說：

『是的……爲甚呢？』

他說：

『他不該像昨晚那麼對我說話。』

他又快又捷的把鎗肩上，砰的一聲……我見大佐身軀彎起，頭望後仰，兩手向空中掙了一杪鐘，指揮刀落在地上，往後便重重的跌下了。我抓着隊長臂膀，喊道：

『殺人犯！』

不防他用鎗柄，胸膛裏一下，將我打倒三步外去，說道：

『笨貨！只要是我殺的就是了。』

我怒氣冲冲的重新立起來；但是擊射兵們也全立起。我們少將，光着頭，騎在氣都透不轉的馬上，用指揮刀指着奧國礮隊，盡力的喊道：

『輕裝兵們，向前進……用鎗頭刀殺呀！』

那時我能夠怎樣辦呢？只有同旁人一般的厮殺。這輕裝兵的射擊是有名的。你曾見過幾次有風浪時，海水擊打礁石嗎？倘然見過，那麼這是完全一樣的了。各隊攀上堆去，好像波浪打在巖石上面。那砲隊三次給綠衣紅袴蓋滿，三次我們見那泥堆同卓然不動的礮口，重新湧出，如同水落石出一般。我們第四師却該收功奏

效我跳了幾跳就到堆前靠着鎗柄越過阻礙不防對面有一副褐色鬍子一頂藍色兵帽，一個鎗口，幾乎碰在我的身上。我僅有餘閑看見這些東西，左臂就受了一銃，利害得好像臂膀已經飛脫。我將兵器放了，發了個暈，側身跌在一個藥彈車輪旁邊，就失了知覺。

我重新張眼時，只聽得一陣遠遠的鎗聲。輕裝兵們全在這兒，亂紛紛的做成半圈式，他們將鎗向空中搖揮，喊道：

『法皇萬歲！』

一位老將軍，跟着參謀，奔馳而至；他將馬勒住，脫下金邊軍帽，極欣樂的張揚着，喊道：

『勇敢呀！輕裝兵們……你們是世上第一等的勇兵！』

我坐在藥彈車輪旁邊，將右手扶住斷臂，就想起那渴鬼可怕的罪惡；竟於大戰時，由後面弒殺長官。

他驟然由行伍走出，望着將軍這邊來……是呀，渴鬼，殺死大佐的罪犯！他戰時失掉了鐵帽，光頭上顯出一條創口，鮮血由額上向嘴邊直流。這手靠在鎗上，那手呈上一方撕得稀爛的奧國旗，旗上蓋着一大片的血跡，是他奪得的。

將軍彷彿很驚訝似的望着，見他是極壯麗。就轉身向一個傳令官說：

『哼，柏利古，看呀……何等勇壯！』

渴鬼就帶笑帶嘲的說道：

『將軍，這是眞的……不過該知，一等輕裝兵！……不止一次如此的。』

將軍喊道：

『我爲這句話親你……你曉得，你得了一個勳章了……』

將軍就不停的說：『何等勇壯！何等勇壯！』再說些甚麼，我沒有聽得；這時我臂膀痛得利害，重又發昏，就一些也看不見，一絲也聽不見了。你知道其餘的事。我當對你講：他們怎樣將我的臂膀割脫；怎樣我發熱帶譫的，在野戰病院裏，過了兩月。

睡不着的時候，就想對於渴鬼，我應取何等態度。告發他嗎？對呀，這是我的本分。但是怎樣呢？我無從聚集充足的憑證。後來我自對自說：『是的，他是個惡人，他也是個勇士；他殺了將地爾大佐，他也搶得一面敵旗！』就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我在靜養時，聽說：爲報酬這樁勇往行爲，渴鬼就升了官階，得了勳章。唉！這麼一來，我將那少將親來挂在我臂院大衣上的勳章，看得一文不值了。但渴鬼論理也應得他的勳章，不過這勳章該當個劊手兵鎗斃他的靶子！……這事在今日，已遠如陳夢，我未重見過這隊長，他常當着兵，我已退了伍……剛才見這件帶鎗洞的制服，挂在這舊貨店裏；——天知他怎樣落到這兒來！——隔開殺人犯住的營盤兩步；我想起那漏網的罪惡，彷彿大佐在喊冤呢。

* * * * *

老味達講完這段故事，十分感動，我盡力安慰一番，說：他辦得很好，渴鬼的英勇，可以減輕他的罪惡。過了幾天，我上辦事房去，見味達遞過一張新聞紙，摺得只讓

念一段小新聞他鄭重的喃喃說道：

『我說的怎樣？』

我接過新聞紙念道：

『又是一個飲酒無節的犧牲

昨天午後，在Grenelle大街，有個名叫馬萊，又稱渴鬼，警衛軍的隊長；同着兩位同伴，在附近酒館裏暢飲，喝得天旋地轉。後來他們路過一個舊衣店，渴鬼看了窗裏挂的一件舊軍服，突然大發酒狂。

該隊長變得十分凶狂，拔出刺刀，一路恐嚇過往行人。同行的兩個軍人，費盡氣力，纔能將他制住。他奮怒之中，仍不停的叫道：

「我不是個殺人犯！我曾在Melegnano奪得一面奧國旗！」

有人說，馬萊確爲這個功勞，得過勳章；只是這種鬧酒習慣，使他不能升做士官。馬萊當被往押Gros-Caillou軍人醫院，不久就由彼送往Charenton，因這不

幸的人難於恢復腦力完全治好恐是無望了。』

* * * * *

當我將新聞紙還老味達時，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就下個斷語道：

『蔣地爾大佐是哥斯人……他自己報復了！』

哥斯（Corse）是個島兒，在地中海裏從一七六八年，歸屬法國，哥斯人是以善於復仇出名的。

譯者識

路易金幣

高貝著
白妃譯

羅特維枯見他一張最後的百法郎銀票已給那銀行家吃去的時候，從賭桌前跑開。他最後的家當已在那處輸完了，一時忍不住心痛——他覺得頭暈，而且相信他是要跌倒了。

他昏亂的頭和沒氣力的脚，七顛八倒的跌上那客廳旁邊的皮櫈上。當那幾分鐘間，他無意中尋到了一個祕密賭窟，那裏是他年輕時常常到的，所以賭徒們凶惡的臉孔他都熟悉。場內掛着三盞燈，又聽得金幣拋到檯上的低微的聲音；他想，他現在已弄完了；又記得，他家裏廚的抽屜中，還有許多軍用手槍，那時他父親亨

將軍正當着大尉的軍職，要用着他們攻打柴尺呢。以後，他就倦得像死人一般，深沉的睡着了。

他只睡了半小時，就醒過來。他覺得嘴裏黏膩，非出去吸夜間空氣不可。那時時鐘的指針正在夜半前的一刻上，羅特維枯打着呵欠立起來，忽然想到現在是基督誕生的前一天，紀念上的可笑事情可也聯想起來了；他想：那時他自己還是個頑童，在睡覺以前，先要把他的鞋子放在火竈裏。

就在這當兒，一個年老的賭徒走近羅特維枯，從他汚穢灰白的鬍鬚中，嗚嗚的說了幾句話：

『先生，借五個法郎給我。我兩天沒有離俱樂部，兩天沒有開出「十七」……你笑我，我是很悅意的；但過一會兒，我押在「十二」的號數上就要着了。』

羅特維枯只顧聳着肩頭；他衣袋裏再沒有錢，向這個人納稅了，——經久的賭徒們都叫他做「五法郎的乞丐。」他就跑到前廳，戴上他的帽和他的外衣，拚命的

向階下飛跑。

羅特維枯在賭場中混了四小時，那雪已成團的跌下來，街上——巴黎中央的一街，狹而高的住屋裝在兩邊——完全變成白色了。寒星在清亮藍黑的天上閃閃的發光。

那個無錢的賭徒，一路跑，一路在他的衣裘中發抖。他腦筋中時時起絕望的念頭，而且時時記起那手鎗盒，在衣廚的抽屜中等着他；又走了幾步，忽然停在一個愁慘的景緻前面。

在一所住宅大門旁邊的石欄上，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穿着黑而且破的長衫，坐在雪裏。她是睡熟在那裏，好像不覺得刺人肌骨的冷氣似的——這顯見她已是疲倦極了；她的小頭和她的狹肩，冷得像石頭一般，一隻破鞋子已從她脚上落下，橫臥在她的前面。

羅特維枯不知不覺的伸手到衣袋裏去，但他想起，他已經一個法郎也沒有了，

怎能够有錢去買牛乳呢。然而給本性的知覺和憐惜心所衝動，他已經走近女孩，他剛想把她抱在臂上帶到家裏去，那時，見跌下的破鞋中，有一件發亮的東西。

他彎下去。那是路易金幣。

一個路易金幣那是幾天的休息和發財！羅特維枯正要喚醒她指示她那個金幣，他耳朵裏，彷彿在錯覺中聽得一種聲音——那是借錢人的喉音——他咿咿唔唔的說道：

『我兩天沒有離俱樂部，就兩天沒有開出「十七」……但是過一會兒，我押在「十二」的號數上，就要着了。』

那時這個二十歲的少年，許多貴人都尊重他。先世是曾經在戰場上立過功的，所以家聲很好，人家從不曾說他行爲惡劣和有凶惡的思想；不過他是給癡狂，血虛，魔邪的志願所縛住。從一件事看來，就可證實他的爲人：他一個人在街中，跪在地下，很留心的伸開了他抖動的手，到那落下的鞋子中去偷路易金幣，以後便電

流樣的去了

他回到賭場中，只幾跳就跳上了石級，拳開了廳門，一直進去。那時時鐘正敲中夜的一下，他把金幣放在桌上，喊：

『全押十七。』

『十七』着了。

羅特維枯的手一動，把三十六個金幣押在紅色上。紅色又着了。

他還押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一樣的成功。現在他面前堆起了一大堆的金幣和銀票，他瘋瘋顛顛的把檯單捻得粉碎。那『十七』，那『紅色』，那『次數』，那各種的組合，都助他的成功；好像那象牙做的小片塊，在盒中儘管跳滾，經那個賭徒施了磁力和魔術，不得不聽他命令似的。這樣的幾十次，他贏了幾千法郎的銀票，把他今晚開首賭博時所輸去的，都贏回來了。現在又贏了二三百個的路易金幣，把他連年所損失的遺產，都恢復過來，而且還多；他簡直成了富翁了。在那贏錢的當兒，他

常常解開皮裘，在那衣袋中塞滿了銀票和金幣，可是以後再贏的，不知放到那裏纔好。現在他已把金幣和紙票塞足了大衣的背心的褲的內外各袋，以及烟盒，手巾，和一切可以藏物件的東西。

他只是賭，只是勝，像癡人！又像醉人！他把滿握的路易金幣向桌上亂擲，一些兒也不曾經意。

那時他雖然賭得正有興頭，可是他心裏好像有熱鐵刺入似的，他只想及那臥在雪裏的女小孩，他曾經從她那裏偷了些什麼。

『她還在那個地方，她必定還在那個地方……過一會兒……是等到敲一點鐘……我立誓……我出去，我抱她，不必呼醒她，抱在我的臂上，帶回家中，教她臥在我的牀上……我來教養她，嫁她，愛她，像我的女兒一樣，我常常要保護她。』

但一點鐘已敲過了，一點又一刻了，半點了，三刻了……羅特維枯仍舊坐在地獄似的桌子前。

後來兩點只缺一分那銀行家忽然立起高聲的說道

『人家的銀行已經破產，諸位先生……今天够了。』

羅特維枯跳起來，衝開了四周圍的賭徒，他急忙忙的出去，如電影的一閃已經下了石階，跑到石欄旁邊，因爲煤氣的發光，他從遠處已看見那女小孩了。

『上帝要稱讚！』他喊，『她還在那裏。』

他跑近她，拿住她的手：

『唉，她像是冷了，可憐的小女郎！』

他把她挾在臂下，舉起來同行，小女孩的頭只是向後仰，但是仍舊不醒。

『她像睡得熟了！』

他抱她到他胸前，要使她回復暖氣，他很煩悶，他要在這個深睡中喚醒她，向她親吻。

但那時他覺着恐怕，那女孩的眼簾半開，露出玻璃質的，黑暗的，不動的眸子。他

給那凶惡的疑心捉住了。羅特維枯把他的嘴接近女孩的嘴；沒有呼吸發出。

當時靠了從苦女孩處所竊的路易金幣，羅特維枯已成了富翁了，那無家的女孩却是死了，是因冰凍而死的。

因爲一個可怕的金幣扼住了咽喉，羅維特枯想喊……但是用力太大，他在俱樂部中的皮櫈上從惡夢中醒轉來，他是在前半夜臥在那裏的；那僕役們在早上五點鐘出去的時候，沒有人喚醒他，沒錢的人眞可憐。

雲霧的十二月的曉光染白了窗上的玻璃，羅特維枯出來，賣掉了他的時表，洗過浴，吃過飯，就走到營務處謀差。

羅特維枯那時已居中尉的軍職；他只用薪水過日，也就够了，因他品行很好，永不賭博，而且又節儉。幾天前他在埃爾根，他的一個同志，跟他在楷司排的斜街上走。他見了一個西班牙丐婦只疎忽的一瞧。羅特維枯對丐婦是這樣，那同志就驚異他的吝嗇。羅特維枯是想把那路易金幣放到女孩的手中。

作家傳畧

缶友（1813 1883）

路易缶友(Louis Veuillot) 是法國近代最著名的宗教文學家。他從十八歲起，就投身做報館記者，一直至於老死，所以他在文學之中，特別擅長批評和辯論，批評家 Sarcey 曾稱他爲『當代第一個辯士』，又稱爲『法國國粹的文學家』。但是他是個熱心宗教的人，他所懷抱的悲憫的思想，比人家格外富，所以他的辨才，可以說是出於『不得已』，並非是『好辯』，他的藝術，大約也應該作如是觀。史家 Faivre 嘗說道：『缶友的文學，往往同時包含著相反的兩面；他含和平在激烈裏面；含動人的意味在譏諷裏面；含平民主義，在貴族氣象裏面。』這話最是中肯。他嘗彙集他報紙上的著作，成 Melanges religieux politiques, historiques, et lit-

taires, 三大卷，此外還有許多單行本的小說，最著者，有如下列數種：Les Pèlerinages de Suisse (1839), Rome et Lorette (1841), l'Homnêle femme (1844), les Français en Algérie (1845), les Libres Penseurs (1848), Çà et là (1859), le Parfum de Rome (1861), Historiettes et fantaisies (1862), Ordeurs de Paris (1866).

杜德 (1840-1897)

亞爾豐杜德 (Alphonse Daudet,) 是一位寫實主義 (Réalisme) 而兼印象主義 (impressionnisme) 的小說家。他也和他的朋友福羅貝爾，莫泊三一樣，注重平凡的，醜惡的，人生的描寫；但是同時又包含著一種很豐富很深刻的感情，和那些純粹的寫實派，頗有點兒區別。他於文學研究，很盡心力；於詩學，戲曲學，亦竭力推究。未到成丁時，已很有成績可觀；十五歲，他就離開了 Nîmes 本鄉。十七歲，他

即到巴黎謀生。後來因爲巴黎繁華，就到 Beaucaire 附近，購了一個荒棄的磨坊，一個人住在那裏，做他的文學生涯。他就在這磨坊裏，成我的磨坊筆札（Letters de mon moulin），書裏儘是短篇筆記同故典，於一八六六年，登在 l' Evénement 報紙。那時他只有二十六歲；未登出的前夜他還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第二天他竟大名鼎鼎了。

他著書很多，而且很風行。法國人稱他爲『我們的狄根斯』。其中最著名的，有下列幾種：

(1) Le Petit Chose (1868) (2) Lettres de Mon Moulin (1869) (3) Tartarin de Tarascon (1872) (4) Contes du Lundi (1873) (5) Jack (1876) (6) Le Nabab (1877) (7) L'Immortel (1888)

高貝 (1842-1908)

法朗斯高貝（François Coppée）爲十九世紀法國大詩人及小說家。最初致力於詩歌，爲伯拿斯派（Parnarrieus）中之驍將。以神龕（Le Reliquaire），（一八六六年）仇恨（Le Inimites）（一八六八年）二詩爲最著名，餘如謙遜之人（Les Humbles），散步與家居（Promenades et interiurs），亦甚有聲。其詩美妙冲和，不設色絢爛，而邱壑自具，尤細道下民疾苦，里巷間瑣語細故，時人稱爲側陋之詩人（Le Poete des humbles）。其、[illegible]劇曲，亦寄託遙深，不失風人之致。